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16

# 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及其当代意义

邹建军,涂慧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主要在于他融现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把客观的花儿、羊和贫民等田园主体提升为主观意象,并依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实的乡村生活进行本土化改造。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要义,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性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深入思考,寄托了诗人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前中国重视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本土化;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103-08

在1802年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华兹华斯强调其诗歌题材是“微贱的田园生活”(low and rustic life)，“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来自内心的各种强烈情感都能够找到更好的土壤,能够臻于完熟,少受一些约束,说出一种更质朴有力的语言;因为在那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情感可以在一种更纯朴的状态中共存,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和永恒的形式融为一体的。”<sup>①</sup>他秉持这样的诗歌创作理念,给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田园诗作,包括《致蝴蝶》《预见》《宝贝羊羔》《最后一头羊》《迈克尔》《丁登寺》《纺车谣》《致高地少女》《孤独的割麦女》《坚毅与自立》《西蒙·李》、“露西组诗”及《两个懒散的牧童》等。在这些田园诗作中,华兹华斯不仅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英伦三岛独特的田园风光、地理风貌和乡土人情,以追忆的方式再现已逝的田园生活画卷,而且还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采用象征等手法,营造一系列的山水田园意象,如蝴蝶、水仙、牧

场、篱笆、果园、茅舍、羊羔和牧羊人等。这些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田园书写的要义,既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又引领现代的田园诗。在人与自然关系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一 以意象为中心的田园书写

美国学者里奥·马克斯在《美国的田园主义》(Postoralism in America, 1986)一文中指出,“欧洲田园主义更多的是指涉以游牧农业为主的经济概念,并多表现为牧羊人抛弃机械工业文明、投身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sup>②</sup>从一定程度来讲,华兹华斯继承了欧洲田园主义的浪漫传统,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英国诗人锡德尼、斯宾塞、弥尔顿和库柏共享同一理念:回归乡村,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田园风光。然而,在英国工业革命上升发展时期,他生活、漫步在英国的乡村,目睹农夫、牧民等窘迫的生活。他并未像他的田园诗先辈们那样表达人们虚幻理想的生活主题,而是更多地关注、思考和批评乡村的悲惨现实。他的田园书写之所

收稿日期:2019-1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WW063)

作者简介:邹建军(1963—),男,四川威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

<sup>①</sup>Wordsworth, William. “Preface.” Fiona St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7.

<sup>②</sup>孙璐:《美国亚当的田园主义情怀——解读非利普·罗斯〈美国牧歌〉中的美国民族神话及其当代启示》,《国外文学》2017年第1期。

以有别于传统,主要是因为他聚焦并突出田园生活中的动植物和人类,给予丰富的想象,融合现实的成分,进行本土化改造。这可从他诗歌中的“花儿”“羊”和“贫民”等意象中窥见一斑。

首先是自然山水中的花儿意象。华兹华斯田园诗涉及到的花儿有“草莓花”“雏菊”“三色堇”“水仙花”“玫瑰花”“紫罗兰”等,这些花儿往往被赋予灵性,由具象上升为意象。花儿意象繁复、多姿多彩,构成了一幅幅理想的田园生活画卷。在《预见》一诗中,诗人告诫妹妹安妮草莓花儿小、枝子矮,虽然美丽却不能采摘,因为“上帝恩赐在草莓花身上/一种更温和的力量”<sup>①</sup>。于是邀约妹妹“这里有雏菊,你尽量来采摘;还有三色堇,剪秋萝;/顾长的水仙花,你也可采摘/撒满你的床铺,装扮你的闺房;/装满你的衣兜,插满你的衣襟;/除了草莓花,别的花任你采摘!”<sup>②</sup>诗人邀请自己的妹妹“采花”,并用采来的花装扮自己、床铺和闺房,无疑传承了欧洲牧歌中的采花铺床和编花环的田园爱情生活传统。伊丽莎白时代诗人克里斯多夫·马洛在《牧羊人的恋歌》中写道,“我将用芳香的花束为你编织花床,/撒上满铺的玫瑰花瓣,/也为你编织一顶花冠,绣一袭长裙/缀满桃金娘的叶片。”“用香草和常春藤嫩叶编织腰带,/有珊瑚扣钩和琥珀领扣嵌在。”<sup>③</sup>牧羊人借助采玫瑰花瓣铺床、编织花冠和腰带、绣制长裙等情节表达他对情人炽热的情感,表现了邀约与她共享美好田园生活的优雅情趣。这种采编花环的田园爱情传统,在华兹华斯的《致高地少女》中也有所表达,“你是个多么美丽的姑娘呀,/谁不想采编花环来献给你啊?/啊,幸福的快乐,居住在这里,/和你在石楠丛生的谷地,/过简单生活,穿简朴衣着,/甘愿做一个牧羊人,你就是那牧羊女!”<sup>④</sup>这种情景与我国古代民歌集《诗经》中《关雎》里描述的田园爱情也很相似,“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sup>⑤</sup>。当然,因为

华兹华斯诗中的“安妮妹妹”,是指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所以不会存在爱情一说。但是,华兹华斯兄妹之间的感情非常诚挚深厚,他们是实际上的精神伴侣。1783年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妹分别被寄养在不同亲戚家里,但是自1795年6月起,多萝西就开始陪同华兹华斯,安顿在格拉斯米尔湖畔,终生未嫁,以一生的努力用心照顾哥哥的日常饮食起居,抚慰他受伤的心灵。这种人世间的少有的兄妹之情可从《丁登寺》这首重要诗篇中窥见一斑,“也许即使/我未曾受到这样的熏陶,/我的欢愉心境也不会消蚀,/因为有你和我并肩站在/这风景迷人的河畔,你呀,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从你的声音里/我听出了自己昔日心灵的语言,/从你熠熠生辉的眼神中/我读出了自己曾经的欢愉。/啊,哪怕只是片刻,请容我/从你的形影里寻回曾经的自己,/我亲爱的,亲爱的妹妹!”<sup>⑥</sup>多萝西也曾称她和华兹华斯及柯尔律治是“共有着一个灵魂的三个人”<sup>⑦</sup>。故而显然,《预见》中的“采花”之举既是诗人对欧洲牧歌传统的回溯守望,也是他对悠闲的田园生活的诗意表达,这与我国汉乐府《江南可采莲》中的“采莲”和陶渊明的《饮酒》中的“采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是“羊”的意象。华兹华斯诗歌中“羊”意象往往体现了牧羊人勤劳善良的本质,折射出牧羊人的悲苦命运。在《圣经》中,“羊”一词经常出现在上帝、耶稣和耶稣门徒的言语中。“羊”是上帝子民的代名词,象征着纯洁、顺服和奉献。耶稣自称是“牧羊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悉心照料和引领自己的羊群:如果有羊丢失,必须将其寻回;如果有羊受伤,必须将其缠裹;如果有羊生病,必须将其医治。华兹华斯《宝贝羊羔》一诗中的羊羔与母羊离散,父亲将它从遥远的他乡带回家,小芭芭拉则每天去小溪两次,用小罐打来新鲜的

① Wordsworth, William. "Foresight",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n Ten Volumes (Volume IV)*.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0, p.68.

② Wordsworth, William. "Foresight",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n Ten Volumes (Volume IV)*.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0, p.67.

③ C. Marlowe,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弗·特·帕尔格雷夫编,罗义蕴、曹明伦、陈朴编注.《英诗金库(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④ Wordsworth, William. "To a Highland Girl",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n Ten Volumes (Volume IV)*.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0, p.145.

⑤ 杨小亮编著:《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⑥ Wordsworth, William.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 July 13, 1798",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I 1798-1800*.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9, pp.89-90.

⑦ 黄杲妍:《译者前言》,威廉·华兹华斯著:《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溪水,一口口喂它,一天两次给它送来又热又新鲜的奶汁,让它吃鲜嫩的草儿,睡在软和的草地上。“小姑娘单膝半跪在草地间,给那山羊羔喂香甜的晚餐。”<sup>①</sup>主人公躲在阴影里看她喂羊,听她给羊唱歌,于是他认为小芭芭拉具有耶稣那样悉心照料羔羊的品质,“因为她那慈爱的眼神和柔和的嗓音,已经使她那颗童心深深融入我的心。”<sup>②</sup>小芭芭拉对羊羔的关爱之情,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所具有的纯真品质,也印证了诗人提出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重要哲学思想。在《两个懒散的牧童》中,沃尔特与同伴詹姆斯照看千百只出生不久的羊羔,但两人坐在山岩下的草地上,衔着榕木哨子,吹奏圣诞欢歌,用狗尾草装扮各自的破帽,快活得像那美好的五月天,完全没有听见从地牢峡底部传到山坡和山崖的可怜哀叫。直到詹姆斯挑战落在山罅里,站在连着两堵峭壁的石桥上,才听到羊羔的哀叫,发现落入幽深峡谷里的小羊羔。本早已被脚下幽深峡谷吓怕的詹姆斯,在弄清什么在悲啼后,又恢复了勇气,告诉同伴那情景,两人冒险去救羊。刚好路过此地的诗人,从波浪起伏的水潭中拉起了羊羔,抱它走进阳光,“两个牧童受到了他的责备/真是一幅意外的景象! /他们紧紧抱住小羊羔, /说,‘它竟然毫发未伤’——/他们大步爬上陡峭山坡,把羊羔轻放在母羊身旁;”<sup>③</sup>虽然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此时对两懒散牧童有所责备,但看到他们迎接小羊羔并把它送到母羊身边的姿态,其责备也已经变得相当的温和。显而易见,两牧童虽然在照看羊群时有疏漏行为,但他们在救治小羊时的言语与行为,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了他们爱羊的本性,体现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牧羊人救护羊的品质。

《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年轻时买来了一头会生会养的母羊,母羊下的羊羔足足有五十头,他把羊群养得越来越肥。他视自己的羊群为心肝,像其亲生儿女一般对待,当羊儿一天天多起

来,他对儿女也更加疼爱。可在饥荒年岁,为了给六个孩子买来口粮,他不得不一次次卖掉自己的羊羔,甚至连母羊也被牵走,只剩下最后一头。他不得不神色悲惨,把最后的一头羊抱在怀里,在路上咧嘴大哭,“它们越来越少啦,先生,见了真难受! /十头剩五头,五头剩三头, /就剩羔羊、阉羊和母羊; /到后来,三头剩两头; /我那五十头羊啊,到昨天/我仅有这最后一头, /就在这里,它就在我的怀里, /哎,我真的一无所所有;”<sup>④</sup>在中西传统文化中,“羊”都是被视为一种温顺的动物,特别是“绵羊”,被称为“顺民”中的“顺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详软!”<sup>⑤</sup>在《圣经》中,耶稣为考验亚伯拉罕,让其弑长子祭神,亚伯拉罕遵从指令,耶稣见其能经受考验,让其用羊代替祭品,这就有了“替罪羊”之说。《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如同他饲养的羊群一样,虽然勤劳苦干,可终究摆脱不了饥荒年代遭人摆布的命运,他去找教区请求救济,却被告知因有羊在山上吃草,不能算穷人,只好按他们说的办法去卖掉自己的羊。“绵羊”体现了牧羊人温顺善良的本性,逐渐消散的羊群也暗示着牧羊人家业的衰败和命运的衰退。

《最后一头羊》中的牧羊人及其生活情景,是18世纪末英国牧羊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18世纪末,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及深入进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成为城镇的手工业者。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英国田园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园牧歌”。自18世纪初,英国田园诗歌创作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诗人们在其诗歌作品中植入了英国真实的乡村社会背景,突出了劳苦大众的艰辛劳作及其酸甜苦辣。而在此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兹华斯的田园诗创作则为该本土化过程画上了圆

<sup>①</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Pet Lamb, a Pastoral." Fiona Str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59.

<sup>②</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Pet Lamb, a Pastoral." Fiona Str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61.

<sup>③</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Idle Shepherd—Boys, or Dungeon—gill Force, a Pastoral." Stephen Gill, ed.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including The Prel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20.

<sup>④</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Last of the Flock." Fiona Str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2.

<sup>⑤</sup>此处文字参照上海中华书局据抱经堂本校刊的董仲舒《春秋繁露》(册二)中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执贽第七十二,该书出版年不详。标点符号参照网络版本。

满的句号”<sup>①</sup>。华兹华斯以其敏锐的眼光观察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英国固有的自然风光,他还特别关注乡村生活的主体——农夫、乞丐、猎人、老妪、诗人等一批穷人与苦难者的生活。在华兹华斯笔下,这些人物不再是单纯的形象,而被注入了诗人的智慧与生命,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含义,成为了一种保持着纯朴民风的一系列贫民意象。在《坚毅与自立》中,诗人这样写到:“我想起查特顿,那文采斐然的少年,无安息的灵魂,在盛年早早地凋谢;也想起那位躬耕陇亩的诗人,他在山坡上犁地,一路颂歌一路喜悦。”<sup>②</sup>查特顿是英国浪漫主义先驱之一,18岁时因穷愁潦倒,而绝望自杀。华兹华斯正好出生于他死的那一年,可以说后来深受其影响。“躬耕陇亩的诗人”是指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彭斯出身在贫困的家庭,13岁时父亲去世,他便承担起支撑大家庭的责任,37岁时却在贫病交加中离世。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之余,彭斯“以家乡的语言去歌唱爱情、欢乐,歌唱故土的乡村景色和农家趣事”<sup>③</sup>。1803年,华兹华斯游览彭斯故居和墓地,深受感动并为彭斯写诗三首,足见他对彭斯的敬仰,也说明了彭斯及其诗歌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华兹华斯在诗中写道:“他告诉我,只因年老又穷困,所以/他才来此池塘,捕捉水蛭:/这是份危险又辛苦的差事!他已经饱受了各种艰难困苦:/浪迹于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住的地方,受上帝帮助,选到或碰上;/就这样,他挣得一份微薄的报偿。”<sup>④</sup>在这首诗里,诗人不由自主地感叹老人生活的艰辛,劳作的艰险。然而,老人却以更庄严的气派,愉快、亲切地谈论别的话题,这让诗人看出,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里藏着一颗坚毅而豪迈的心。这里的“老人”意象特别引人关注。在抒情长诗《西蒙·李》中的西蒙,年轻时是一位神气的猎手,吹号无人能比,吆喝起来声音相当洪亮。可他老了的时候又穷又弱,无亲无故,穿着破旧,还病病歪歪,干枯消瘦,甚至连挖一截朽烂的树墩的力气也没有。当诗人帮他挖出缠结的树根后,

“泪水顷刻涌上了他的双眼,/感激和赞夸看起来来得太快/但是真实的来自于他的心间,/它们却实出乎我的意外。/——我早听说世人们无情无义,/以冷漠无视回报种种善举;/哎呀,看见人们满怀感激,/我又总是止不住酸楚。”<sup>⑤</sup>虽然这里的老人意象与上首诗中的老人意象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英国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华兹华斯第一次把他们写进诗中,成为了华兹华斯诗中的一类重要的田园意象,成为了英国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显然,上述所分析的贫民形象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田园意象,因为他们不仅属于田园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诗人也已注入了自己的情感,诗人的主观的情意与客观的物象已经产生了高度的融合,成为了一种在华兹华斯之前的英国诗歌中少有的全新的意象。正如科尔律治所言,“形象无论多么美,总不能代表诗人,尽管它们是自然的真实写照,尽管它们被诉诸同样准确的语言。独创性天才所创造的形象,已经受到一种支配一切的激情或由这种激情所生发出的有关思想和意象的修改……或者已经注入了一个人的智慧的生命,这个生命来自诗人自己的精神。”<sup>⑥</sup>

## 二 田园意象的艺术化处理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具有一种流动的画面感和强烈的音乐性,让读者在一种开阔的审美空间中,感受其丰富的内涵与特别的意味。诗人对田园风物进行主观改造和艺术化处理的过程,也是其充分运用想象力、情感力、观察力和审美力的过程。这些田园意象是诗人的诗心和诗性,以及他身上所具有的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是诗人在宁静的回忆中对田园具物进行艺术化处理后,一种强烈情感的外在流露。诗人主张,好诗必须经过诗人“长时间的沉思。因为我们那源源不断的情感源泉总会受到我们思想的修正和指引,我们的思想才真

①姜士昌:《田园诗的本土化——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乡村书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Wordsworth, William. “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 Stephen Gill, ed.,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including The Prel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62.

③罗伯特·彭斯:《彭斯诗集》再版献辞,辜正坤编选:《英国浪漫派散文精华》,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④Wordsworth, William. “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 Stephen Gill, ed.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including The Prel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63.

⑤Wordsworth, William. “Simon Lee, the old Huntsman.” Fiona Str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50.

⑥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正代表了我們过去所有的情感……”<sup>①</sup>他认为长时间沉思是情感流露的前提,而这种情感又与过去相关。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好诗产生。在《致蝴蝶》一诗中,诗人称蝴蝶是他“童年经历的见证人”,蝴蝶的身影可重现“过去的时光”,快乐的蝴蝶在心上勾画出“童年时代的家园”。被视为“快乐的生灵”的蝴蝶,勾起了诗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哦,那些日子呵,真快活,真快活,那时,在我们童年的游戏中度过,我和妹妹艾米琳,两人一起把蝴蝶追赶!在林里,在树间,我东奔西跑,活像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去捕获猎物:——一次次跳起,一次次跃起;”<sup>②</sup>妹妹和我(“猎人”)在林间奔跑、追赶蝴蝶构成了一幅流动的、和谐的田园图景。即使是在回忆,诗人借助一连串动词“追赶”“东奔西跑”“跳起”和“跃起”,再次体验并表达了当时的“真快活”(pleasant)。在“露西组诗”中,诗人运用“玫瑰花”“紫罗兰”和“娇花”三个意象,再现了“我”记忆中的露西,表达了对她深深的爱恋之情,希冀与她一起静享美好的田园之趣。在《我有过奇异的激情》中,诗人追忆了“我”看望露西的情景:“沐浴着傍晚的月光,我骑马前往她的小屋”“越过广阔的荒芜”“踏上我心爱的小路”“我们来到了果园,接着,登上了小山岭”“我的马儿呵,不肯停蹄,一步一步奔跃向前”<sup>③</sup>。诗人借助“月光”“小屋”“荒芜”“小路”“果园”和“小山岭”等多个意象,描绘了一幅祥和宁静的乡村图景。“我”那欢快的心情,则借助一连串动词“沐浴”“越过”“踏上”“登上”和“奔跃”得以具体而生动的表达出来。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往往具有听视觉,即在给人以视觉冲击的同时,还给人以听觉冲击。诗人借助歌曲和声音延展田园画面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建立起田园与人类之间的关联,以表达其对生活、对人类的深入思考。《宝贝羊羔》全诗共17节,诗人在开篇就呈现了有“露水”和“星星”的田园画面,紧接着听到呼唤羊羔喝水的声

音。第3节又出现了那柔和的嗓音,第6~15节是小芭芭拉向羊羔吟唱的歌曲,第16节“我”在回家路上哼着歌曲,第17节后来我老是唱着这首歌,这样的情景在诗中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诗人采用民谣体,大部分诗节采用“歌唱”形式,小芭芭拉的“歌唱”类似桥架,将眼前的羊羔与过去的羊羔一并呈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田园画面倍感温馨。“我”的歌唱则将眼前与后来关联起来,让人深刻领会到小芭芭拉歌声的含义。这也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童思想。

通过“歌唱”的方式打破时空界限的,还有《孤独的割麦女》这首诗。山地少女一边在田野里割麦,一边歌唱,“唱的是一首忧伤的曲调;哦,你听!这动人的歌曲/萦绕响彻在深山野谷。”<sup>④</sup>田野里传出的歌声弥漫了山谷,打破了空间界限,诗人还借“夜莺”和“杜鹃”的歌声,遥想到阿拉伯大漠、赫布里底天边的海岛和大海,进一步扩大空间范围。接着,诗人借“谁能告诉我她在唱什么”为问题,将时间引向亘古往昔,回到当今,又牵引未来:“也许这哀怨歌声是咏叹/古老、不幸、遥远的往事,很久以前的征战?也许是一支平常的曲调,唱的是当今寻常小事?一些常见的哀伤、失意、或苦恼,曾经有过的,或许还会有?”<sup>⑤</sup>即使不懂她在唱些什么,诗人仍然在悄悄地听着,哪怕他已经登上山坡,歌调寂无声响,却还在他心底悠悠回荡。很显然,结尾处山地少女的歌声,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产生了强大的美感,全诗的艺术境界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田园意象,是诗人对自己的生长环境和所见自然山水的审美发现和艺术传达,是诗人身上所具有的地理基因的外在体现。“地理基因并不是一个文学作品里的概念,它只与作家本人相关,是作家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之体现,它的来源是自然世界,特别是作为人之生存与发展基础的地理环境;它的目标是文学作品,即

<sup>①</sup>Wordsworth, William. “Preface.” Fiona St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8.

<sup>②</sup>Wordsworth, William. “To a Butterfly”,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n Ten Volumes (Volume IV)*.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0, p.53.

<sup>③</sup>Wordsworth, William. “Strange fits of passion I have known.” Stephen Gill, ed. *William Wordsworth The Major Works including The Prel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8.

<sup>④</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Solitary Reaper.” Andrew J. George, ed.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4, p.298.

<sup>⑤</sup>Wordsworth, William. “The Solitary Reaper.” Andrew J. George, ed.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4, p.299.

它只有转化为了具体的文学作品,它的意义与价值才得到了完整而充分的实现。”<sup>①</sup>华兹华斯出生并生长在英国湖区,除了在剑桥大学上学和去欧洲游历期间,他基本不曾离开过昆布兰湖区的湖光山色。他对湖区的自然地理是非常熟悉的,长诗《序曲》的第四卷《暑假》开头写道:“夏日正午天高云淡,我轻盈的脚步/越走越快,穿过沉闷乏味的/荒野,爬上一座光秃秃的山脊,/独自站在山脊之巅,像是站在城墙边,/俯视温德米尔的湖床”“看着脚下的/湖水、岛屿、岬角、鳞波粼粼的湖湾,我欣喜若狂”“我跑下山坡,高声/呼叫湖上的老船夫,喊叫声在/山间回荡。”“我快步登上熟悉的山岗,/直奔养育我长大的美丽山谷。”<sup>②</sup>诗人对曾经居住过的山谷周围的地理环境,如荒野、山脊、湖床、山坡、山岗相当熟悉,对那里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人物怀有很深的情愫,对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1797年,华兹华斯卜居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最后一头羊》中的匡托克山,就在此郡。1799年,他定居英格兰北部威斯特摩兰郡,《纺车谣》中的歌谣就在这里传唱。华兹华斯经常与这里的人们交谈,对这里的人们特别是牧民生活非常了解,给予他们巨大的帮助。他将这些个人的情感和行为,转化为诗歌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迈克尔》中“我”喜爱谷地的牧羊人,听他们讲故事,“那时,我还是个不关心读书的孩子,/但却深深感受到自然的魅力,这个故事/因其自然风物具有的祥和气质,/引导我去探索自身之外的不同悲欢,/去思考(当然,是很随意的,不充分的)/人,人的心灵,和人的生活。”<sup>③</sup>诗人还希望牧羊人的故事能被流传,“我将原本的把它讲给/,一些天性纯朴的有心人聆听;/我还殷切的期望,它能够打动/年轻的诗人们,在这山野丛林里,/在我离去以后,将接替我传颂”<sup>④</sup>。

### 三 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当代意义

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不仅是其艺术创作思

想的体现,也是其对自然、人性和人生的思考。他曾称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拥有更深度热情和更多的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精神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乐于思考宇宙中相似的意志和热情,并且习惯于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sup>⑤</sup>。他认为诗人比普通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自然万物,以更深度热情去创作宇宙中相似的意志和热情。他倡导诗人努力去发现自然永恒的美和人类最纯朴的情感,表达了其朴素的生态思想:即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理想田园。虽然他这种朴素的生态思想距今接近200年,但其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自然诗歌和部分关于人物的诗歌突出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花儿意象总能给人带来美感、带来快乐、让诗人在沉思中领会其灵性,并为之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其诗歌中的动物如“羊”“蝴蝶”“杜鹃”“水鸟”等意象,不具有动物凶猛的本性,而是大自然中能与人和谐共处的生灵。在当今社会,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及“雾霾”等问题的出现,人类生存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纳入了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体现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自然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顺应了时代要求,合乎民心民意。我们只有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本身才有前途。报告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及“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sup>⑥</sup>。“生命共同体”体现了我党对人与自然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准确概括。

①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1页。

②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in Ten Volumes (Volume III)*.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1, p.76.

③Wordsworth, William. "Michael, A Pastoral Poem." Andrew J. George, ed.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4, p.238.

④Wordsworth, William. "Michael, A Pastoral Poem." Andrew J. George, ed.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ordswor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4, p.238.

⑤Wordsworth, William. "Preface." Fiona Stafford, ed.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1798 and 18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03-104.

⑥[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